

以生命住持正法的禪者—— 虛雲老和尚

我出家時，在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跟隨白公老人（白聖長老）學習中國禪宗的「參話頭」，白公老人在高旻寺禪堂坐過禪，傳承的是揚州高旻寺來果禪師的修法。揚州高旻寺也是屬於臨濟宗法脈，以禪風峻烈著稱，當代高僧虛雲老和尚便是在1895年前往高旻寺打禪七時開悟的。

高旻寺不作經懺佛事，以禪坐聞名。冬天有時是十個禪七，時間至少兩個多月，大概從臘八以後就開始「結冬」打禪七，到隔年的二月才結束。他們不是「結夏」，而是「結冬」。中國大陸冬天很冷，無法在外面活動，所以大家都在禪堂裡打禪七。打禪七期間，除了禪坐，就是跑香，兩者輪流進行，有時還會滿身大汗！

虛空粉碎狂心息

當年虛雲老和尚要渡江去高旻寺時，他沒錢坐船，只得沿江邊而行，結果一不小心失足落水，在水中漂浮了一晝夜，後來被漁夫打撈起來，有寶積寺的法師認出了昏迷的他，把他送至寶積寺後才甦醒。

數日後，病重的他仍堅持前往高旻寺。常住要他領執，他表明自己無法領執，只求能在堂中打七。當時高旻寺家風嚴峻，如果不接受請執，是要先請打香板的！於是被打了香板的他病上加病，傷上加傷，血流不止。但是他仍然在

禪堂裡晝夜精勤用功。

以世俗的眼光來看，虛雲老和尚發道心精進禪修，還要被打香板，病上加傷，好不委屈！但他卻不以為意，以死為期，只是一心精進用功，這就是我們在修行時要學習的態度，自己要沉得住氣，清楚身心的自性不會生病，它與病無關。

虛雲老和尚在病中連續打了幾個七後，眾病竟然都痊癒了。從此萬念頓息，更加用功。有天在放晚香時，開目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，內外洞澈，近處可見隔牆香燈師小解，又見西單師在廁中，遠處可見長江中的舟船，連兩岸樹木形色都歷歷可見。隔日詢問香燈師與西單師，果然如昨夜所見。但他明白這只是境界，不以為異。

而在臘月第八個禪七的第三晚的第六支香開靜，護七法師為每位坐禪者上茶時，滾燙的茶水不小心濺到他的手，茶杯墮地，他形容那一刻「一聲破碎，頓斷疑根，慶快平生，如從夢醒」，豁然開悟！

開悟後，他的境界是什麼呢？他寫下兩首偈頌：

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瀝瀝，
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息。

燙著手、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語難開；
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

開悟的境界是不可以說破的，說破反而是塞了他的悟門。但是一定要從自己的內心起疑：「嗯？怎麼是這樣？是什麼？」它不是凡情的，不是一般的想法，無法用我們世俗的理解來解釋它。

以無畏心面對時代的災難

從五十幾歲開悟到他一百二十歲，還有大半輩子，那是中國最災難的一個

時代。他從雲南到緬甸、泰國等東南亞國家，也來過台灣與香港。其他還有圓瑛法師、太虛大師等都來過台灣。

那時的中國，幾乎到處都是烽火連綿，幾無寧日。一個已經開悟的人，如何來看待自己的修行，看待同胞與那些敵對的人呢？他好幾次被打得死去活來，幾次被抓，幾次又放出來。他如何面對、處理？例如民國四十年春天，匪徒擾劫雲門，當時一百一十二歲的虛雲老和尚慘遭毒打，折斷肋骨。不久病發，呼吸幾至停止，只有顏面如生，體溫尚存。虛雲老和尚甦醒後告訴侍者：「余頃夢至兜率內院，莊嚴瑰麗，非世間有，見彌勒菩薩在座說法……」在此次慘遭匪徒毒打而不死後，匪徒就未再續擾雲門了。

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十日下午，虛雲老和尚咐囑大眾：「要以正念正心，培養出大無畏精神，度人度世。」他又對侍者們說：「我近十年來，……受盡譏謗及詔曲，我都甘心承擔，只想為保存佛祖道場，……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。……你們此後如有把茅蓋頭，或是應化四方，亦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，但如何能夠永久保守呢？只有一字，名：『戒』。」訓誡大眾要好好持戒修行。

一個禪者的心胸，不但要看清楚身心、世間的無常，更要看清楚自己在大時代裡如何把持與釋放，而且在時代的亂流中能掌握佛法的精神，這是一定要修的。佛法的修學不論從「教」入手或從「禪」入手，自己一定要長養這些東西，要有原則，不是空談，也不是浪漫。

開悟還是不能逃避世間的災難，只是人生態度與知見和平常人不同，這些是要學習的。世間生滅無常，像流水般剎那不停，但是自己要很清楚，在這當下我要扮演什麼角色，這是要學習的，而且是不可能不學習的，這是我們對自己信仰的忠實。

所以，我們有如此的福報與因緣，大家坐在一起用功，真的要用心、認真。那是在充實你自己的內在力量，要看住自己的心。心在哪裡？別人無法給你答案。這絕對是自己的事，完全要靠自己去轉化。

佛陀說如果不懂得世俗諦，就無法知道第一義諦。目前我們會知道第一

義諦，還是佛陀告訴我們的，不是你體驗的。你讀了經論後，要回頭來觀察自己，以自己修行的體驗去解釋這些經論，那才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解釋經典，我認為這個才是我自己的修行，也就是我的「禪」，它是什麼呢？它從來沒有終止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